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兒女英雄傳

第十回 玩新詞匆忙失寶硯 防暴客諄切付雕弓

上回書講的是十三妹仗義任俠，救了安龍媒、張金鳳並張老夫妻二人。因見張姑娘是個聰明絕頂的佳人，安公子又是個才貌無雙的子弟，自己便輕輕的把一個月下老人的沉重耽在身上，要給他二人聯成這段良緣。不想合安公子一時話不投機，惹動他一衝的性兒，羞惱成怒，還不曾紅絲暗系，先弄得白刃相加。按這段評話的面子聽起來，似乎純是十三妹一味的少不更事，生做蠻來。卻是不然。書裡一路表過的，這位十三妹姑娘是天生的一個俠烈機警人，但遇著濟困扶危的事，必先通盤打算一個水落石出，才肯下手，與那《西遊記》上的羅剎女，《水滸傳》裡的顧大嫂的作事，卻是大不相同。即如這樁事，十三妹原因「俠義」兩個字上起見，一心要救安、張兩家四口的性命，才殺了僧俗若干人；既殺了若干人，其勢必得打發兩家趕緊上路逃走，才得遠禍。講到上路，一邊是一個瘦弱書生帶著黃金鑰重，一邊是兩個鄉愚老者伴著紅粉嬌娃，就免不了路上不撞著歹人，其勢必得有人護送。講到護送，除了自己一身之外，責堪旁貸者再無一人。講到自己護送，無論家有老母不能分身遠離，就便得分身，他兩家一南一北，兩路分程，不能兼顧，其勢不得不把兩家合成一路。

講到兩家合成一路，又是一個孤男，一個幼女，非鴉非鳳，不好同行，更兼二人年貌相當，天生就的一雙嘉耦，使他當面錯過，也是天地間的一樁恨事，莫若借此給他合成這段美滿姻緣，不但張金鳳此身得所，連他父母也不必再計及到招贅門婿，一同跟了女兒前去，倒可圖個半生安飽。

如此一轉移間，就打算個護送他們的法兒也還不難，自己也算「救人救徹，救火救滅」，不枉費這番心力。此十三妹所以挺身而出給安龍媒、張金鳳二人執柯作伐的一番苦心孤詣也。又因他自己是個女孩兒，看著世間的女孩兒自然都是一般的尊貴，未免就把世間這些男子貶低了一層。再兼這張金鳳的模樣、言談、性情、行徑，都與自己相同，更存了個「惺惺惜惺惺」的意見。所以未從作這個媒，心裡只有張金鳳的願不願，張老夫妻的肯不肯，那安公子一邊，直不曾著意，料他也斷沒個不願不肯的理。誰想安公子雖是個年少後生，卻生來的老成端正，一口咬定了幾句聖經賢傳，斷不放鬆。這中間弄得個作媒的，在那一頭兒，把弓兒拉滿了，在這一頭兒，可把釘子碰著了，自然就不能不鬧到揚眉裂眦、拔刀相向起來。這是情所必至、理有固然的一段文章。列公莫認作十三妹生做蠻來，也莫怪道說書的胡詔硬扭。

話休絮煩，言歸正傳。卻說安公子見十三妹揚刀奔了他來，「噯呀」了一聲，雙手捂著脖子，望門外就跑。張老婆兒是嚇得渾身亂抖，不能出聲。張老見了，一步搶到屋門，雙手又住門框，說：「姑娘，這可使不得，有話好講！」嘴裡只管苦功，卻又不好上前用手相攔。這個當兒，張金鳳更比他父母著急。你道他為何更加著急？原來當十三妹向他私下盤問的時候，他早已猜透十三妹要把他兩路合成一家，一舉三得的用意，所以一任十三妹調度，更不過問。料想安公子在十三妹跟前受恩深處，也斷沒個不應之理。不料安公子倒再三的一推辭，他聽著如坐針氈，正不知這事怎的個收場，只是不好開口。如今見一直鬧到拿刀動杖起來，便安公子被逼無奈應了，自己已經覺得無味；倘然他始終不應這句話，這十三妹雷厲風行一般的性子，果然鬧出一個「大未完」來，不但想不出自己這條身子何以自處，請問這是一樁甚麼事？成一回甚麼書？莫若此時趁事在成敗未定之天，自己先留個地步，一則保了這沒過門女婿的性命，二則全了這一廂情願媒人的臉面，三則也占了我女孩兒家自己的身分，四則如此一行，只怕這事倒有個十拿九穩也不見得。

想罷，他也顧不得那叫避嫌，那叫害羞，連忙上前把十三妹擎刀的這只右胳膊雙手抱住，往下一墜，乘勢跪下，叫聲：「姐姐請息怒，聽妹子一言告稟！」因說道：「姐姐，這話不是我女孩兒家不顧羞恥，事到其間，不說是斷斷不得明白的了。姐姐的初意，原是我兩家分途行走兼顧不來，才要歸作一路；同行不便，才有這番作合。姐姐的深心，除了妹子體貼的到，不但爹媽不得明白，大約安公子也不得明白。若論安公子方才這番話；所慮也不為無理，只是我們作女孩的，被人這等當面拒絕，難消受些。在我，替我算計，此時惟有早早退避，才是個自全的道理，還有何話可說？所難的是姐姐，方才當面給我兩家作合的這句話，不但爹媽應准的，連天地鬼神都聽見的，我張金鳳可只有這一條道兒可走，沒第二句話可商量。如今事情鬧到這步田地，依我竟把這『婚姻』兩字權且擱起，也不必問安公子到底可與不可的話，我就遵著姐姐的話，跟著爹媽一直送安公子到淮安。一路行則分轍，住則異室，也沒甚麼不方便的去處。到了淮安，他家太爺、太太以為可，妹子就遵姐姐的話，作他安家的媳婦；以為不可，靠著我爹爹的耕種刨鋤，我娘兒兩個的縫聯補綻，到那裡也吃了飯了，我依然作我張家的女兒。只是我雖作張家女兒，卻得借重他家這個『安』字兒虛掛個招牌字號。那時我便長齋繡佛，奉養爹媽一世，也算遵了姐姐的話，一天大事就完了。姐姐此時何必合他惹這閒氣？」張姑娘這幾句話說得軟中帶硬，八面兒見光，包羅萬象，把個鐵錚錚的十三妹倒寄放在那裡，為起難來了，只得勉強說道：「喂，豈有此理！難道咱們作女孩兒的活得不值了，倒去將就人家不成？你看我到底要問出他個不可來再講！」

再說安公子，若說不願得這等一個絕代佳人，斷無此理。

只因他一團純孝，此時心中只有個父母，更不能再顧到第二層。再加十三妹心裡作事，他又不是這位姑娘肚子裡的蛔蟲，如何能體貼得這樣到呢？所以才有這場決裂。如今聽張金鳳這幾句話說了個雪亮，這是樁一舉三得的事，難道還有甚麼扭捏的去處？那時他正在窗外進退兩難，聽得十三妹說「到底要問他個不可」，便從張老膈肢窩底下鑽進來，跪下，向十三妹道：「姑娘，不必動氣了！我方才是一時迂執，守經而不能達權，恰才聽了張家姑娘這番話，心中豁然貫通。如今就求姑娘主婚，把我二人聯成匹耦，一同上路。到了淮安，我把這段下情先向母親說明。父親如果准行，卻是天從人願；倘然不准，我豁著受一場教訓，挨一頓板子，也沒的怨。到了萬萬無可挽回，張姑娘他說為我守貞，我便為他守義，情願一世不娶。哪，這話皇天後土，實所共鑒，有渝此盟，神明殛之！姑娘，你道如何啦阿？」

十三妹見安公子這個光景，知他這話不是被逼無奈，直是出於天良至誠，不覺變嗔為喜，這才把膀根兒一松，刀尖兒朝下一轉，手裡掂著那把刀，向安公子、張金鳳道：「你二人媒都謝了，還合我鬧得是甚麼假惺惺兒呢！」說著，把張姑娘攙起，送到東間暫避。回身出來，便向張老夫妻道喜。張老道：「我的姑娘，你可真費大了心了！」張老婆兒道：「我的菩薩，沒把我唬煞了！這如今可好啦！」姑娘道：「告訴你老人家罷，這就叫作『不打不成相與』。」說著，回頭又向安公子道：「妹夫，你可莫怪我鹵莽，這是天生的一件成得破不得的事。大約不是我這等鹵莽，這事也不得成。至於你方才拒婚的那段話，卻也說得不錯。婚姻大事，自然要聽父母之命才是，但是父母也大不過天地。今夜正是圓月當空，三星在戶，你看，這星月的光兒一直照進門來了。你二人都在客邊，想來彼此都沒個紅定，只是這大禮不可不行，就對著這月色星光，你二人在門裡對天一拜，完成大禮。」說著，便請張老招護了安公子，張老婆兒招護了張姑娘，拜過天地。

十三妹又走到八仙桌子跟前，把那盞燈拿起來，彈了彈蠟花，放在桌子正中，說道：「你二人就向上磕三個頭，妹夫就算拜告了父母，妹妹就算參見了公婆。」拜畢，十三妹又向張老夫妻道：「你二位老人家請上坐，好受女兒女婿的禮。」二人道：「我們罷了，鬧了這半日，也該叫姑爺歇歇兒了。」十三妹道：「不然，這個禮可錯不得。」說著，便自己過去扶了張姑娘，同安公子站齊了，雙雙磕下頭去。張老道：「白頭到老的，這都是恩人的好處。我老兩口兒下半世可就靠著姑爺了！」老婆兒道：「那還用說哩，他疼咱們閨女，有個不疼咱倆的！」一時大禮行罷，把個張老喜歡的無可不可，說：「等我沏壺熱茶來，大家喝喝。」說著，拿了茶壺到廚房裡沏茶去了。

安公子此時是怕也忘了，臊也忘了，樂的也不知該說那一句話是頭一句，轉覺得滿臉週身的不得勁兒，在那裡滿地轉轉。這個當兒，張姑娘還低著頭站在當地不動，他母親道：「姑娘，你這邊兒坐下歇歇腿兒罷。」張姑娘只合他母親努嘴兒抬眼皮兒的使眼

色，無奈這位老媽媽兒總看不出來，急得個張姑娘沒法兒，只好賣囔兒了，他便望空說道：「啊，我們到底該叩謝叩謝這位恩深義重的姐姐才是。」一句話把安公子提醒，連說：「有理！有理！」這才忙忙的跑過來，同張姑娘雙雙跪下，向上給十三妹磕頭。安公子這幾個頭真是磕了個死心塌地的，只見他連起帶拜的鬧了一陣，大約連他自己也不記得磕了三個啊，還是磕了五個。十三妹也斂衽萬福，還過了禮，便一把把張金鳳拉到身旁坐下，看了他笑道：「嘖！嘖！嘖！果然是一對美滿姻緣。不想姐姐竟給你弄成了，這也不枉我這滴心血。」張姑娘聽了，感極而泣，不覺掉下淚來。

正說著，張老沏了茶來，大家喝罷。十三妹道：「這咱們可就要歸著行李了。」因對張老道：「你老人家帶了你們姑爺，拿上燈，先到那地窖子裡把他那幾個箱子打開，凡衣服首飾以及零星有記認的東西，一概不要；但是有的金銀，不論多少，都給我拿出來。」二人聽了，也不知甚麼意思，只得拿燈前去。進了那個櫃門，張老道：「姑爺，你讓我拿著燈罷。」說著，接過燈來，照了安公子一步步從台階兒下去。

二人進了地窖子門，果見有幾個箱子擱在牀頭上，一個個搬下來打開，裡頭不過是些衣飾之類，也不細看。只見每個箱子裡，整的也有，碎的也有，都有兩三包銀子，一一的拿出來堆在地下。回頭看了看，牀裡邊還放著個小包袱，提了提覺得沉重，打開一看，原來是他老婆兒合女孩兒的隨身包袱，連家裡帶出來的那一百銀子都在裡頭，也提在地下。重複拿著燈搬運出來，說明了原由。

十三妹略略的數了一數，通共也有個千把兩銀子，因先揀了一包碎的，約略不足百兩，擱在一邊，又把那小包袱仍交還他母女。然後指了那十幾包銀子向安公子道：「我圖個便宜，你把這一千來的銀子拿去，換給我一百金子使。」安公子聽了，叫聲：「姑娘。」自己忙又改口道：「我怎麼還是這等稱呼？我自然也該稱作姐姐才是。姐姐，這原是你的東西，怎說到換起來？」十三妹道：「你不換，我不要了。」安公子連說：「換，換。」就拿了一包過來。

十三妹接在手裡，向張金鳳道：「妹妹，咱們可不是空身兒投到他家去了，這一百金子算姐姐給你墊個箱底兒罷。」隨把包袱遞給張老婆兒手裡。那老婆兒道：「姑娘，作嗎呢？罷呀，你疼你妹子還疼的不夠，還給他這東西！」嘴裡說著，手裡可接過去了。張老看了，也一旁道謝不迭。十三妹交明瞭，就催安公子收那銀子。安公子再三的不肯，道：「姐姐，你難道不留些使？」十三妹道：「方才留的那一包碎的，盡夠我同母親過冬的了。即或不夠，左右有那一項『沒主兒的錢』，我甚麼時候用，甚麼時候取。你別累贅，快些收去，大家好打點起身。」安公子聽了，無法，只得收下。

十三妹出了一回神，問著張老道：「我方才在馬圈裡看見一輛席棚兒車，想來就是他娘兒兩個坐的，一定是你老人家趕了來的呀？」張老道：「可不是我，還有誰呢？」十三妹道：「這輛車連牲口都好端端的在那裡呢，你老人家這時候就去把他收拾妥當了，回來把你們姑爺的被套、行李、銀兩給他裝在車上，把一應的東西裝好，鋪墊平了，叫他娘兒兩個好坐。再把那個驢兒解下邊套來，勻給你們姑爺騎。」說著，便問安公子道：「會騎驢呀？」安公子道：「馬也會騎，何況於驢。難道我一路不是騎了包程驢子來的？只怕沒有鞍子。」張老道：「有，我車上揀著個帶馬褥子的軟履鞍子呢。」十三妹道：「那就巧極了，牲口也有了，就叫你們姑爺騎上，跟著一伙同行。等都弄妥當了，咱們大家趁著天不亮就動身。我一直送你們過了縣東關，那裡自然有人接著護送下去，管保你們老少四口兒一路安然無事，這算完了我的事了。你們爺兒三個就去收拾起來，我同我這妹妹再多說一刻的話兒。」大家聽了，自是個個歡喜。

張老道：「等我去看看牲口，把草口袋拿出來，先喂上他，回來好走路。」安公子道：「我也去，我在這裡閒著作甚麼！」

說著，一同去了。這工夫，張家母女二人把行李、金銀一一的包捆妥當。張老喂上牲口，同安公子進來，又叫上老婆兒幫著，三個搬運了幾次，才得運完裝好。只見張老又忙忙的回來，向十三妹道：「姑娘，我又想起件事情來了。咱們走後，萬一天明進來一個人，這一院子的死和尚，可怎麼好哇？」十三妹笑道：「這個都在我，只管放心走路，橫豎不與你我相干。」

張老道：「這樣敢是好，我可招護車去了，你們娘兒們收拾收拾，也是時候兒了，上車罷。」

卻說十三妹見諸事已畢，便叫安公子去屋裡找分筆硯來用。安公子道：「此時要筆硯何用？我這裡現成。」說著，從懷裡掏出一個小小的布包來，打開，只見裡麵包著一塊圓式硯台，用檀木盒兒裝著。那塊石頭細膩精純，那硯台盒子上面又密密的鑄著銘跋字跡，端的是塊寶硯。安公子又在勒掖裡取出筆墨來，研好了墨，連筆遞將過去。

那十三妹左手托了硯台，右手把筆蘸得飽了，跳上桌子，回頭叫安公子舉燈照著，他便在那正中對著房門的北牆上，筆墨淋漓，寫了兩行大字。安公子一面拿燈光照著，一面眼睛隨著筆一字字的往下看，接著口中念道：

貪嗔癡愛四重關，這閻黎重重都犯。他殺人汗佛地，我救苦下雲端，鋒惡鋤奸。覓我時，合你雲中相見。

念完，樂的他啞嘴搖頭拍腿打掌的呵呵大笑，說道：「姐姐，我只見你舞刀弄棒，殺人如麻，以為奇忒，再不曉得你胸中還埋沒著如此的一段珠璣錦繡。只這書法也寫得這等鳳舞龍飛，真令人拜服！只是大家方才問姐姐你的住處，你只說在雲端裡住，如今這詞兒裡又是甚麼『雲中相見』，莫非你真個在雲端裡不成？」十三妹笑道：「我這都是夢話，你不用問他。」

安公子搖著頭道：「不然，不然，這裡邊定有個道理。」說畢，還在那裡呆呆的細揣摩那「雲中相見」的這句話。那十三妹早下了桌子，把筆硯放下，便把那把寶刀依舊的圍在腰間，又向牆上取下那張彈弓來，然後揣上那包銀子，一口把燈吹滅，說道：「別耽延了，走罷！」邁步出門，朝外先走。張家母女合安公子見了，也只得忙忙的隨了出來。

這十三妹出得院門，先到配殿把驢兒拉上，就一直的奔了馬圈。見那車輛牲口都已妥當，隨即打發張家母女上了車。

安公子也拉了他的牲口。十三妹又把自己的驢兒也交給他帶著，開了門，放大家出去。張姑娘在車裡問道：「姐姐不走，還等甚麼？」十三妹道：「我還有點事兒，你們在外邊略等。」

說著，催了車輛牲口出門，自己從新把門關好，然後他才就地托的一縱，縱上房去，從房外頭跳將下來，便在驢兒上解下包袱，依然罩上那塊青紗包頭，穿上那件佛青布衫兒，重新揀上彈弓，騎上驢兒，趁著那斜月殘星，護送著一行人，逍遙自在的竟自投東去了。

走了一程，到了岔道口，那天才東方閃亮，就從那裡上了大道，一直的向在平縣的北門關廂，從城外一路繞向東門關廂（關廂：指城門外的大街。）而來。出了東關廂，十三妹見人煙漸漸稀少，向安公子道：「護送你們的那個人，我合他約在前面二十里外柳樹林裡相候。我先走一步，招呼他去。你們隨後趕來。」說著，一磕牲口，如飛而去。

安公子同張老隨後趕著牲口趕來，走了約莫有一個時辰，早已遠遠的望著一帶柳樹林子。大家趨向前去，只見十三妹的那匹黑驢兒拴在一棵樹上。大家到了跟前，安公子下了牲口，張家母女也從車上下來，轉進樹林。十三妹早從裡邊迎了出來。安公子一見，就先問道：「姐姐說的護送我們那位在那裡？請來相見。」十三妹道：「已經在此恭候多時。你不用忙，大家且在這樹底下坐了，歇歇兒再說。」因對眾人說道：「你們大家自然都要見見這位護送你們去的人是怎樣一個英雄，如今我實對你們說罷，你們此去經過牯牛山、癩象嶺、雄雞渡、野豬林，都是歹人出沒的去處，慢講一個人護送，就有三個五個、十個八個護送，也不過沒事的時候仗個膽子兒，果然到了有事，依然無用。要得千妥萬當，還只有我親身送了你們去。無奈我家有老母，不能遠離，如今我看我這妹子面上，把我這張彈弓兒借給妹夫你。」說到這裡，安公子道：「姐姐，只是我那裡會打這彈弓兒？況且姐姐這張彈弓兒又如何拉得開使得動？」十三妹道：「不用你使，你只把他背在身上。一路雖然抵不得萬馬千軍，大約也算得一個開路的先鋒，保鏢的壯士。」大家聽了將信將疑，面面相視。

十三妹道：「我這話，大家乍聽自然不能見信。你們試想，我豈有拿著你兩家若干條性命當兒戲的？你們今日走一站，明日就過牯牛山，那山上的頭領個個武藝來得，手下還集著百十個嘍囉，這第一處就不好過。你們明日倒要趁著後半夜的月色早走，到了牯牛山跟前，這班人一定下山攔路，要借盤纏。你們千萬不可合他動手。張老大爺你也不必搭話，只把車攏住，這算讓他一步。他

一看就知是個走路的行家，便不動手了。這就可用著妹夫你了。你只管仗著膽子，不必害怕，天下的強盜只有打算劫財的，斷沒無故殺人的。那時無論他是騎牲口是步行，你先下了牲口，只管上前合他搭話，切記不可說車上沒銀子。他們的本領，大凡有起客人經過，有無金銀，並那金銀的數目多少，都料估的出來。你就道車上卻帶著三五千金，只是要給老人家如何如何料理官司大事宜用的，不能勻出來奉送，其餘隨身行李所值無多，只有這張彈弓還值得幾兩銀子，就把來奉送。等他接過這彈弓去看了，不用你開口，他必先問我，那時他不但敢收這張彈弓，只怕還要備酒備飯幫助盤纏，也不可。只是你們都不必領他的，也不必到他山上去。就說我的話，合他們借兩個牲口，添上幫套，拉這輛車，再撥兩個老作人，一直送你們到淮安界上，我日後見面，定自面謝。那時人也夠用的了，牲口也夠使的了，你們路上也可以快走了，你家太爺的公事也可以早完了。不但這樣，再有了這兩個人沿路護送，他們都是一氣，不怕有一萬個強盜，你們只管大搖大擺的走罷。——這是我給你們打算的萬無一失的一條出路。大家只管放心前去，不必猶疑。」

說著，便從膀子上褪下那張彈弓來，雙手遞給安公子。又對著張金鳳說道：「妹妹、妹夫，當著他二位老人家在此，你我今日這番相逢，並我今日這番相救，是我天生的好事慣了，你們倒都不必在意。只有這張彈弓，是我的家傳至寶。我從幼兒用到今日，刻不可離，如今因我這妹妹面上借給妹夫你，千萬不可損壞失落。你一到淮安，完了老人家的公事之後，第一件，是我妹妹的終身大事；第二件，就是我這張彈弓兒了。務必專差一個妥當人送來還我，這就是你『以德報德』了。要緊！要緊！」安公子聽一句應一句。

這其間張姑娘心細，聽了這話，便問十三妹道：「姐姐，你方才苦苦的不肯說個實在姓名住處，將來給你送這彈弓來，便算人人知道有個十三妹姑娘，到底向那裡尋你交代這件東西？」十三妹聽了，低頭想了想，說：「有了，方才妹夫他不是說褚一官合他奶公姓華的是至親嗎？將來等你家華奶公趕到任上，就專他送交褚一官，轉交一位鄧九公。這鄧九公便我說的二十八棵紅柳樹住的那位老英雄，他還算我的師傅。褚一官正是他的親戚，你家華奶公又是褚一官的親戚，這樣一交代，斷不會錯。你我話盡於此，送君千里，終須一別，我也不往下送了。你老少四位夫妻前途保重，我們就此作別。」

大家熱刺刺的聽了「作別」二字，受恩深處，都不覺滴下淚來。

那張金鳳更哭的哽噎難言，忍淚向十三妹說道：「姐姐，你我此一別，不知幾時再得見面？」十三妹道：「若論我，你今生見得著我也不定，見不著我也不定。但是萬事都有個定數，事由天定，豈在人為！」說著，撒手說聲：「你們請罷。」

走到樹跟前，解下那頭驢兒，就待騎上要走。忽見安公子「阿嚏」了一聲，雙手把兩腿一拍，直跳起來，說：「了不得了！這事可不好了！」大家嚇了一跳。連十三妹也拉著驢兒問他：「這是為何？」安公子急得紫漲了臉，說道：「姐姐，且不要走，也不必細問，我們此時且急急的趕回黑風崗那座能仁寺去再講！」

十三妹道：「倒底是怎麼了？不是落了煙袋了？」安公子連連搖手道：「不是！不是！」張老夫妻也幫著問他，他才指手畫腳的向大家說道：「方才這十三妹姐姐不是在廟裡牆上題那兩行《北新水令》的詞兒嗎？我因見那詞兒的聲調雄壯，更兼書法飛舞，又推敲『雲中相見』的這句話，不覺出了神。正在那裡細看，不防姐姐就催著快走，我一時大意，就隨著大家出來，不想把那塊硯台落在那廟裡，這便如何是好？」

十三妹道：「我只道甚麼大不了事，原來就為這塊硯台，能值幾何？也值得這等失驚打怪！」安公子道：「姐姐，你有所不知，我這塊硯台非尋常硯台可比。這是祖父留下的一塊寶硯，祖父臨終交付父親。父親半世苦功都在這硯台上面，臨起身，珍珍重重的賞給我說，叫我好好用功，對了這硯台，就如同對著老人家一般，不可違背平日教訓，日後到任上還要交還老人家。如今失落在這廟裡，叫我拿甚麼回老人家的話？況且那硯台上的銘跋鐫著老人家的名號，你我廟裡又弄了這個『未完』，萬一被人勘破，追究起來，我當如何？走走走，我們快快回去！」大家聽了，也道：「這椿東西失落不得。」都沒作理會處。

十三妹沉吟了半晌，說：「這椿東西誠然不可失落，但眼下我們這一群人斷斷沒個回去的理。這件事你也交給我。我此番回家，得了空兒，本也要看看聽聽那廟裡合地方上的動靜，如今就立刻繞道先到那廟裡，從廟後進去，把你這塊硯台取了，拿到我家，給你好好的收著，斷不至於失損。等你將來專人給我送彈弓來，就把那彈弓算個憑據，取這硯台。我這裡見了彈弓，交還硯台。那時兩件東西各歸本主，豈不是一椿大好事麼？」安公子還在那裡猶疑，張金鳳聽了這句話，正打在心坎兒上，連忙說道：「姐姐說的有理，就是這等一言為定，不可再改。」說著，倒催著十三妹快走。十三妹便一手帶過那頭驢兒，認鑿鞍轡，飛身上去，加上一鞭，回頭向大家說聲：「請了！」霎時間電掣星馳，不見蹤影。這正是：

神龍破壁騰空去，夭矯雲中沒處尋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下回書交代。